

ZHONG GUO JIN DAI SHI TONG JIAN

中国近代史通鉴

1840—1949

主编 戴逸

第四卷
下

戊戌维新与义和团运动



中国近代史通鉴

郭大松 主编

戊戌维新
与
义和团运动
下册

目 录

二、义和团运动	(1)
(一) 综述	(1)
庚子国变记	李希圣 (1)
崇陵传信录	恽毓鼎 (38)
庚子记事	仲芳氏 (48)
拳事杂记	日本佐原笃介、浙东讴隐 (146)
庚辛纪事	柴 萼 (214)
庚子西狩丛谈	吴永口述 刘治襄记 (249)
平原拳匪纪事	蒋 楷 (355)
瓦德西拳乱笔记 (根据中华书局王光祈译本节录) ...	
.....	瓦德西 (366)
石涛见闻录	石涛山人 (461)
(二) 上谕·奏议	(496)
上谕 (选录)	(496)
拳时上谕 (节录)	(557)
奏议	(581)

(三) 义和团文献	(637)
揭帖、告白	(637)
坛谕、乩语	(654)
碑文	(661)
咒语	(665)
书信	(669)
诗歌	(671)
其他	(672)
(四) 中外舆论	(675)
国内舆论 (节选)	王其榘 (675)
国外舆论 (节选)	王其榘 (712)
德国	(712)
奥国	(718)
美国	(720)
法国	(721)
英国	(722)
日本	(732)
俄国	(749)
(五) 八国联军侵华罪行	(763)
八国联军进京见闻录 (节录)	齐如山 (763)
在帝都 (节录)	(法) 罗蒂 (775)
到北京去——死尸铺成的路	(780)
在帝都, 野蛮的蹂躏	(816)
春天, 皇宫里的火	(880)
八国联军目击记 (节录)	(俄) 扬契维茨基 (929)

清朝档案所记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抢掠财物以及官绅家 属遇难的情况	叶祖孚 (992)
辛丑和约十二款	(997)

二、义和团运动

(一) 综述

庚子国变记

李希圣撰

义和拳者，起自嘉庆时，有严禁，犯者凌迟。

戊戌八月，荣禄嗾杨崇伊，请太后复出听政。康有为以言变法获罪，所连坐甚多，逢迎干进者，皆以攻康有为为名，稍与齟齬，则目为新党，罪不测。张仲炘、黄桂鋆密疏，言皇上得罪祖宗，当废。太后心喜其言，然未敢发也。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奕劻，请以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

已而康有为走入英，英人庇焉。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讎必报！”时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

以志也。”而梁启超亦走保日本，使刘学询、庆宽并刺之，无所成而返。

乃立端郡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风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召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俊。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夜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胁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而义和拳自山东浸淫入畿辅，众亦渐盛，遂围涑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进攻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尹何乃莹揣朝旨，格不行。荫培坐免。太后使刑部尚书赵舒翹、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道之入京师。刚毅等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遂焚铁道，毁电线，至者数万人，城中为坛场几遍。

其神曰洪钧老祖、骊山老母，来常以夜，燎而祠之，为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枪炮令不燃。又能指画空中，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呼市人向东南而拜，人无敢不从者。以仇教为名，至斥上为教主。太后与载漪谋欲引以废立，故主之特坚。匪党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一龙谓上，二虎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五月初十日，俄使格尔思上书，言乱民日益多，英法借之，将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方睦，逾二百年，义当告。总理衙门得书，不敢上。俄使欲入见，乃封奏焉，亦不答。

十四日，以礼部尚书启秀、工部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

桐、入总理衙门，而以载漪为管理。

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于道，剖其尸。

十七日，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一僧为之长。

十八日，往宣武门内火教堂，又连烧他教堂甚众。城门昼闭，京师大乱。连两日有旨，言拳匪作乱当剿，而匪势愈张。

二十日，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

是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偿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讷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歔，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言：“拳民不可恃。”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及户部侍郎溥良和之，言人心不可失。上曰：“人心何足恃，祇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载漪曰：“董福祥剿叛回有功，以御夷，当无敌。”上曰：“福祥骄难用、敌器利而兵精，非回之比。”侍讲学士朱祖谋，亦言福祥无赖。载漪语不逊。上嘿然，廷臣

皆出。而载漪刚毅遂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载濂亦上书言：“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孽，知其必亡，然畏太后不敢言也。

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夷兵，令无入，道遇拳匪劫之归，景澄几死。其后夷兵援使馆者，亦以众少不得达，至落堡而还。

二十一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太后曰：“皇帝意在和，不欲用兵，余心乱矣，今日廷论，可尽为上言。”兵部尚书徐用仪曰：“用兵非中国之利，且衅不可自我先。”上曰：“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侍读学士刘永亨言：“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载漪曰：“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上曰：“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耶？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太后度载漪辩穷，户部尚书立山，以心计侍中用事，得太后欢。太后乃问山，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色变曰：“用其心耳，何论术乎！立山敢廷争，是且与夷通，试遣山退夷兵，夷必听。”山曰：“首言战者载漪也，漪当行。臣不习夷情，且非其职。”太后曰：“德亲王亨利昔来游，若尝为供给，亨利甚德之，若宜往。”山未对，载漪诋立山汉奸，立山抗辩。太后两解之，罢朝。遂遣徐用仪、立山，及内阁学士联元至使馆曰：“无召兵，兵来则失好矣。”

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曰：“联元贰于夷，杀联元，夷兵自

退。”太后大怒，召左右立斩之，庄亲王载勋救之而止。联元，载勋包衣也。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绌兵单，众寡强弱之势，既已不侔，一旦开衅，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若所言，吾皆习闻之矣，尚待若言耶？若能前去，令夷兵毋入城，否者且斩若！”文韶不敢辨。上持许景澄手而泣曰：“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灵何！”太后阳慰解之，不恚而罢。自是[■]景澄。

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齐之盗，莫不扼腕并起，而言灭夷矣。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烟焰涨天，红巾左握千百人，横行都市，莫敢正视之者。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而太后方日召见其党，所谓大师兄者，慰劳有加焉。

王培佑以首附义民，擢顺天府尹，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与含璧与椽何异？则下策矣。”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翰林院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殆二千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御史陈嘉言，自谓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

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言二童子殆非人，至则教堂自焚，已忽不见。太后喜，大以为神人也。下其书，览示天下。群臣又时时言山东老团一扫光、金钟罩、九龙镪之属，能役鬼神，烧海中船尽坏，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于是太后焚币玉，自祷祠之，而未尝至。曾廉、王龙文、彭清藜、吴国镛、及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言义民所过秋毫无犯，请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请斩郭嵩寿、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至谓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偿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后戒心，请议恤；户部侍郎长麟久废，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释前憾而用之。而曾廉、王龙文，至请早定大计以应人心，其言尤悖逆。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焉，谓之保护。

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騫、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不听。

遂以载勋、刚毅为总统，载澜英年佐之，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夙昵庆恒，亦不能庇也。户部尚书立山，不甚附载漪，候补侍郎胡燏棻治铁道，侍读学士黄思永尝请行昭信股票，通永道沈能虎、与李鸿章有连，皆号为习洋务，

拳匪欲杀之，燔棗夜亡走，依袁世凯，能虎以贿免，立山、思永下狱，其罪状则神语也，曰“通夷。”杀游击王燮，醢之；詹事府詹事李昭炜，翰林院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兵部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编修刘可毅，死于道，失其尸。

二十三日，德使克林德入总理衙门，载漪伺于路，令所部虎神营杀之。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也。颐和园起渐台，高二十余丈，文曰“鬼见愁。”乱初起，令各公使皆反国，期一日夜尽行，各公使请缓期，故入总理衙门议，而德使死焉。杀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后日本执杀之。克林德已死，许缓行，又请迁入总理衙门，各公使不敢出。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夷兵裁（才）四百，四面为营垒，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围攻五十余日，昼夜番战，苦相持。董军及武卫中军，死者无虑四千人，拳匪亦劣（多）有伤亡，皆引退。而刚毅、赵舒翘方坐城楼趣战，饮酒欢呼。刚毅曰：“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悖逆，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公幸起而芟夷之，略已尽矣，上病且死，又失天下心，不足以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上下同仇，非太后圣明，公以身报国，尽除秕政，与海内更新，亦亡以致今日之效也。古有社稷之臣，今于公见之矣。”刚毅大喜，自行酒属舒翘曰：“展如知我，”展如，舒翘字也。舒翘之入政

府也，刚毅援之，故事之尤谄。

方是时，董军武卫中军，因缘劫杀，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工部尚书陈学棻、内阁学士貽谷、副都御史曾广奎、太常寺卿陈邦瑞、皆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舍，数里内焚掠皆空，使馆故用塞门泥，不能破也。

后秀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攻；曾廉、王龙文，请引玉泉水灌之；御史彭述，谓夷炮不然，其术固验；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奎子、周汉、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者也。普法、本妖人余奎子以攻剽为群盗，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而汉有心疾。徐桐谓：夷且请降，不可许，纳贡献地称臣，偿兵费数万万。疏十事上之，尽如约，乃受。

朱祖谋请毋攻使馆，上使荣禄召问状，祖谋具为禄言宜罢兵，禄不肯白。祖谋敢言，匪初起，祖谋首建议，请驱除，后秀恶之，扬言曰：“非祖谋无足与任此者，”太后亦不乐祖谋。曾廉闻之曰：“祖谋沮大计，可斩也。”御史蒋式芬及彭清藜、吴国镛，亦请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

拳匪既不得志于交民巷，乃往攻西什库教堂，副都统阿克达春为前锋，战不利，载漪大怒，立斩之，而教民皆坚壁以待攻。刚毅帕首靴刀请督战，张左右翼而前，拳匪死者数百人，刚毅跳而免。忿发骂曰：“公等在涿州时，皆言何如，今若此，天下事不足言，吾与之俱受其戮矣。”其后崇绮又三往攻之，讫不能入，而载漪为匪党论功，除武功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车骑服色，拟于乘舆，至自称九千岁，出入大

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

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草也。以法领事杜士兰索大沽炮台为词，其实炮台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夷人之攻大沽也，营官封得胜手然炮，伤英兵舰一，已而兵大至，遂陷，得胜死焉。提督罗荣光走天津，久之，仰药死。而裕禄方报大捷，张战状，自为功，语绝诬，时地尽无据。太后及载漪大喜，犒赐将卒白金再十万焉。

时有诏征兵，海内骚然，羽书相望，乃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莫（暮）年用事，尤骄横。太后亦以桐旧臣，更事久，以忠愤号召揣摩取富贵之士，负当时大名思壹用其言以风动天下。

遂遣仓场侍郎刘恩溥往天津，招集拳匪至十余万人，传太后旨，赏给之，来者日益多，颇不得赏，则公为寇盗，虏略杀人，胁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自天津以南，民大徙，乃候于道遮杀之，曰“防奸细，”坐死者又十数万人。自有书契以来，盖未闻奉诏为官寇，寇而奖谓忠义，如今日者也。裕禄亦盛言拳民敢战，连败夷，所击斩过当，夷甚惧，至以客礼见红灯照；红灯照者，匪党自谓不如，絃服利屣，皆十五六好女子也。

初敌兵攻西沽，聂士成弃不守，其乡人移书责之，士成笑曰：“岂谓我怯耶？”遂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先是士成得旨剿拳匪，已而朝议大变，士成不自安，至以身殉，君子悲其志焉。士成死，马玉昆代之。

六月十三日，以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辞不至。

十五日，以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罢，杰不主义民故也，而雍谨事之。吴桥令劳乃宣、景州知州王兆骥、请剿匪，无令蔓延，雍诋为悖谬，西北之民惨死者，至连村堡，血流有声，而雍由此大用矣。拳匪之杀教民也，谓之二毛子，其实十九皆平民，而教民往往得他逸。

十六日，杀张荫桓于新疆。始荫桓以康党系刑部，太后盛怒，欲杀之，求救于英人，得戍边。兵兴，荫桓上书总理衙门，言宜守约，戴漪及刚毅恶之，为蜚语以闻，太后亦恐其通俄，故死。

十八日，马玉昆败于紫竹林，死者三千人，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杀夷兵万，夷方蹙，行且求和矣。”不知桂题在山东，不得至天津也。

十九日，贵州提督梅东益免官，东益剿拳匪沧州，而杨柳青当通道，匪遮击，杀人尤多，东益大纵兵攻之，斩首虏三千余人，河水尽赤，裕禄慕之，东益坐是罢。

二十一日，以崇绮为户部尚书，绮之再出也，与徐桐比而言废立，以是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先是一老人谒载漪，自言有禁方，载漪视其书绝诞，谢之，老人辞去，曰：“异时事急，请东向呼者三，当至。”拳匪之始萌芽也，载漪置酒，召徐桐，崇绮而告之，桐、绮皆曰：“此殆天所以灭夷也！”呼之则老人已在门，一座大惊。遂入言之太后，太后幸颐和园，试其方尽验。或曰老人大盗王觉一也。

二十二日，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大学士荣禄意也，王文韶附之。载漪大怒，

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

二十七日，以余虎恩为喀什噶尔提督，虎恩贪而好色，多大言，纳贿于荣禄，将三千人。虎恩故善董福祥，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之，曰：“五日必克。”已而言不讎，虎恩与福祥论事荣禄前，语侵之，福祥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以李鸿章等公奏，秉衡言：“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无与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

七月初三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荣禄微争，太后笑，禄未起，太后曰：“若敢抗旨耶？”不许，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刑，色独喜，昶笑谓承煜曰：“勉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景澄亦呼家人与言，皆阳阳如平时，颜色不变。徐桐曰：“是死且有罪。”崇绮亦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昶初召对，即言拳匪当痛剿，退又两上疏力争，故尤为载漪所恨；景澄以使俄故，匪党颇侧目焉。徐桐与景澄有却，至榜其名，戒门者不许通刺。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既屡有杀伤，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于城外掠村民，谓之“白莲教”，以与载勋，载勋请旨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哀不忍闻，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观者数千人，莫不顿足叹息，怜其冤。彭述独曰：“此乱民也，不杀之，变且不测。”问之，则曰：“飞刀尝及其屋云。”

初十日，北仓失，裕禄走杨村。

十一日，杨村又陷，裕禄自戕死，宋庆退蔡村。敌方得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炸炮居阵前，更番迭击，玉昆散万金募死士，得三百人，薄而前，炮发而三百人者皆死。玉昆力战三昼夜，会日入，天大雨，夷潜师出玉昆后，玉昆兵乱，夹击尽破其军，玉昆大败，退至武清，不复能战矣。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斩袁许，无敢言者。

十三日，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时已停攻使馆，使总理章京文瑞，赍西瓜菽麦问遗之。英使笈纳诺笑曰：“贵国以兵戎相见，朝报不至月余矣，请为我致之。”瑞诺而出，美使康格为书报美，送总理衙门，不许，乃还之。而各国以书问使臣在亡，皆尼不达，议遣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欲行，复书甚嫚，彭述请俟其出，张旗帜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皆笑。

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亲拜其长，人各持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谓之“八宝。”当是时，义民大至，往往而聚者数十万人，号为“禁旅。”大抵皆倚秉衡为名，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骄恣实不能使也。

十四日，蔡村失，宋庆走通州之于家圩。

十五日，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败于河西务，死者十四五，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死。廷相故与曾廉、王龙文、张季煜，以秉衡奏入军，兵败皆脱身走。廷相谄附拳匪，比于连文冲、鲍琪豹、而闾茸过之。载澜、刚毅连名